

# 情系大理

段  
居  
卷

白族

Qingji Daili

历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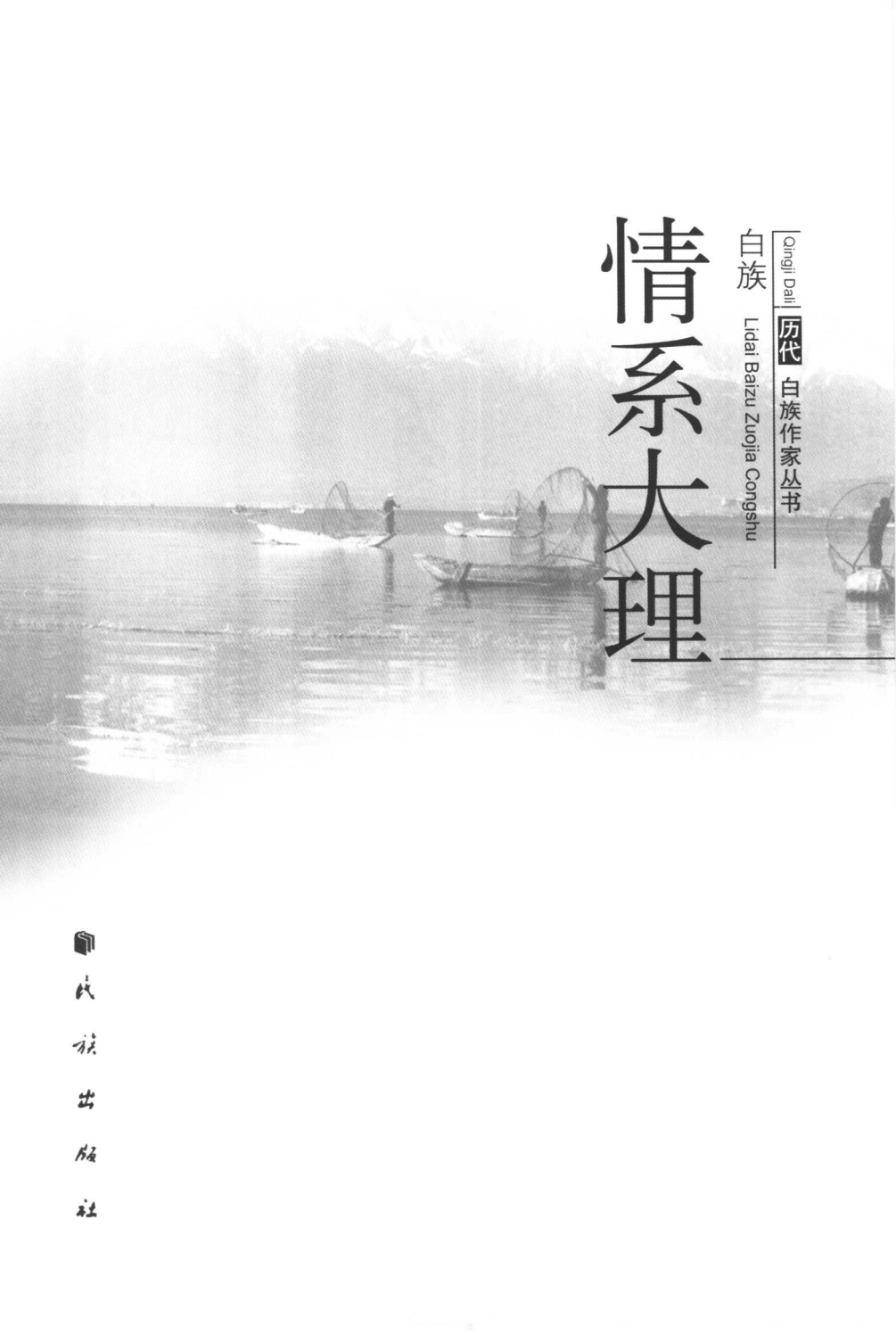
白族作家丛书

Lidai Baizu Zuojiia Congshu

赵寅松 主编  
高万鑫 选注

这是诞生在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一群学人心血凝成的华章。  
这是一轴使大理“文献名邦”与中原文化共荣的历史画卷。  
透过这些诗文，我们看到了古人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和广阔胸襟。  
正是这套丛书，让尘封的辉煌鲜活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白族文学出版社



# 情系大理

白族

Lidai Baizu Zuojiia Congshu

Qingji Dali

历代

白族作家丛书



民

族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斯陆益 马 非

装帧设计:程舟行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段居卷/高万鑫选注·—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6.4

(情系大理/赵寅松主编)

ISBN 7-105-07614-3

I. 历... II. 高... III.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  
国—明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196 号

###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云南电子计算中心科技彩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6 字数:237 千字

印数:0001-1200 册 总定价:600.00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二编室电话:010-64228001;发行部电话:64211734)

PDF

段  
居  
卷

赵寅松  
高万鑫  
主编  
选注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编

## 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

### 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顾伯平 赵立雄

顾 问：赵济舟 黄永华 杨宴君

名誉主编：杨 明

主 编：赵寅松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达 刘 丽 余嘉华 芮增瑞 李 公 李建国

李革生 罗江文 张文渤 张明曾 张建雄 周锦国

杨云飞 杨锐明 赵定甲 赵建军 段炳昌 段甲成

施立卓 高万鑫 盛代昌

## 序

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 顾伯平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 长 赵立雄

民族文化因承前启后而能源远流长，民族精神因世代相传得以发扬光大，这是亘古不移的真理。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作为生活在云南这块诞生了早期人类的古老土地上的世居民族之一，白族在饱啜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并不断补充、吸收各个时代之中的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向世人奉献出了流光溢彩、记录了本民族精神生活和心灵历程的宏篇巨著。继《情系大理·当代白族作家丛书》出版之后，《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作为历代白族作家心血和成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发掘与整理，由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组织完成编纂并相继出版，这是“民族文化大州”建设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的出版，对于抢救和保护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持、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自治州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谨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苍洱之境，人杰地灵；纵古贯今，英才辈出。剑川海门口出

土的青铜器开启云南文明之先河；祥云大波那罕见铜棺的发现，说明大理地区文化积淀之深厚；而汉代牂榆人张叔、盛览不远千里负笈求学于汉代文学大家司马相如之举，则使人看到了一种虚心学习先进文化的可贵精神。唐代南诏与唐朝之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使得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得益彰。彪炳史册的辉煌巨著《全唐诗》也有南诏君臣的诗作。而耸立苍洱之间一千余年的巍巍三塔，更说明了南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继后，由杰出的白族政治家段思平所创立的大理国，与宋朝相始终，并在客观上形成了宋朝的南方屏障。加之频繁的经贸交流，对于祖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虽然明初洪武平滇的战火，造成了大理国文献典籍毁于一旦，诸多宝贵的史料记载多付阙如。但从现存史料中仍旧不难看出，大理国时期，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白族文化按照自身的发展轨迹继续向前。元代忽必烈征服大理国，在云南设立统一的政区，大理段氏总管仍能在云南政治生活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说明白族文化根基之深厚及其在古代云南影响之深远。

明代以后，白族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许多汉文化修养深厚、富于思想见地、在自己的时代之中有所作为的优秀人才。收入本“丛书”中的众多作家，皆可谓大理文化史上所出现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文采风范，值得后人学习。如明代李元阳在江苏做官，外抗倭寇，内抚黎民，他离任时，当地人民“流涕遮道者百余里”，并为之建生祠、勒碑“述善政百余事”。著有《说纬》一书的王崧被称为清代云南经学巨擘，连同时代的经学大家阮元都称道他：“精思卓识，博通万卷，不困于浅，不蔽于俗，是能读九经疏义，识史家体制者矣。”著名白族学者赵藩不仅为官清廉、政风卓著，他题于成都武侯祠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的名联，更是以其独到的历史眼光和深刻内涵而传诵古今。

《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是历代白族作家心血和成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展示，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古以来苍山洱海的灵山秀水、南诏大理的古老文化如何激发了一代代白族知识分子的创作灵感，成就他们的宏篇巨著；而他们的如花妙笔，又为苍洱大地和白族文化增光添彩，丰富了白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深刻内涵，成为白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丛书收入的这些历代白族作家的作品，或从省、州图书馆浩繁的史志资料和发黄的卷宗中发掘出来，或从作者散居全国各地的后人手中征集选编，为了完成丛书的编写工作，编注者们筚路蓝缕、广泛查阅资料、多方求教或相互印证，终于使这套丛书得以问世。对所有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作出贡献的人们，我们代表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和全州各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选出版《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它的出版，充分体现了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积极发掘、抢救、保护的态度。因为只有以全部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为根基，充分吸收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因素，才能使白族文化枝繁叶茂、有着充足的发展后劲；同时，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不断推陈出新，民族文化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白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民族。我们相信，在继承前人优秀遗产的基础上，白族人民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崭新的民族文化，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书成之际，特此为序。

## 前 言

二十三年前，我在昆明读大学期间，拜读袁嘉谷先生的《卧雪堂诗话》时，曾经被其中的一段评述深深吸引住了。这段评述写道：

段君念松，剑川诗才之杰也。弱冠弄翰，卓犖观书，著书尺许，颇与古会。……念松常从余学诗，余则何敢。撰句以赠之，云：“敢言天下无难事，读尽人间有字书。”盖以亭林竹垞期之。

我也是剑川人，有关记载文献名邦史实的书多少读过几本，但对于被袁嘉谷先生誉为“剑川诗才之杰”，且有著书尺许的念松佳士的姓名却闻所未闻。我曾先后请教过几位师长，都说对这位段君不甚了解，也未曾读过其诗文。此事便因为没有寻根究底而搁置下来。2000年，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成立，热心于白族文化研究的赵寅松副所长胸有丘壑，在完成了“当代白族作家丛书”10卷本的编辑出版之后，又筹划编辑出版《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并指定由我负责编辑剑川籍的一位近代作家的诗文集。于是，我又想起在我的记忆之海中搁浅了二十三年的“剑川诗才之杰”段君念松。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记得当我刚刚领受了

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交办的任务，并准备想方设法去查找了解段君念松的“下落”时，正好大理学院学报原副主编、少数民族语言专家、剑川老乡段伶老师有事找我。闲谈中，我问他：您姓段，那是否知道有个叫“段念松”的？“我不但知道，而且还保存有他的三本诗文呢！”段伶老师不加思索地回答，让我喜出望外。原来，袁嘉谷所称许的段念松正是段伶老师的伯父。虽然念松伯父没有给段伶留下任何印象，却给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三本诗文，即《松月楼杂作》（残本）、《守愚稿初编》和《松影山房诗初稿》（上）。段老师还为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云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存有段念松的《松月楼杂作》《松影山房诗初稿》（上、下集）。于是，在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的支持下，我利用今年春节长假，到省图书馆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抄录了《松影山房诗初稿（下集）》，补抄了《松月楼杂作》残本所缺失的部分。结合段伶老师提供的有关资料，再反复仔细阅读段念松的现存的诗文，段念松这位出生于穷乡僻壤、清苦寒门书生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了。

—

段居（1892~1935年），原名建勋，字守愚、伯谦，号念松，剑川羊岑大邑村（今新松村）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段居出生在一个农民之家。其父段庚吉为贡生，为人处世安分守己，乐于助人，深得村人敬重。段居五岁时，喜欢跟随他的大伯父起居，每天天一亮就起床，打扫庭院，然后大伯父便教段居读书。其大伯父常到野外牧马，每天带上铜壶、杯子、炒豆以及《孝经》《幼仪》等书，叫上段居及段居的表叔、表兄三人一起去放马。到了放牧场，一边烧水饮茶，一边教段居等人读书。大伯父还规定：谁先能背诵指定的诗文，就先给谁炒豆吃，以示鼓励。段居的年纪比表叔、表兄二人小，却比他俩机敏，常常先得到炒

豆。聪敏机灵的段居，深得大伯父的欢心。段居七岁以后，由他父亲在家中教他读书习文。

段居有弟妹四人，段居是长兄。因家境贫寒，为了全家的温饱，段居13岁那年，就跟随他的三叔游艺他乡，远的到了兰坪通甸，帮人起房盖屋或造石桥。段居身材瘦小，吃不消重体力活，多数时候负责做饭烧开水。段居17岁那年，与三叔等人帮剑川金华北门街的张嘉乐（即革命烈士张伯简之父）家营造祖茔。张嘉乐是庠生，关心地方教育，在家开设塾馆。嘉乐见段居好学不倦，堪可造就，便推荐他进入当时的剑川县高等学堂读书。段居天资聪敏，又深知穷苦人家供子女读书之艰辛，因此极用功，考试常常名列第一。因出生寒微，堂长张某（清举人）心生嫉妒。那年，适逢校园内海棠花盛开，段居喜不自禁，折了一枝海棠，插入瓶中置于书案。此事被堂长张某发现，借故呵斥段居：“死羊岑子，不知谁关南城门（段居的家乡羊岑位于剑川城南方向——编者注）不经心，漏进你来！你的父亲段庚吉何许人也？也是一个贡生。吾上一禀，把他关押起来易如反掌耳！”堂长为段居的一点小过失，出言不逊，尽挖苦之能事，段居心里很憋气，但是眼看毕业之期迫近，暂时忍气吞声。待剑川县高等学校肄业，段居才将堂长借故挖苦欺人之事禀告父亲，然后负笈昆明深造，19岁考入云南矿业学校。云南矿业学校校长系宣威人，名叫缪尔纾。缪校长博学而有文采，颇赏识段居资质能读，格外多方指导，常示以诸子之学，企望段居成为济世之才。段居如鱼得水，勤学苦读，博览经史，参旁西学，作业文章，别有见地，深得缪尔纾校长的器重。段居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在云南矿业学校任教。

## 二

民国4年（1915年）一月十六日，段居奉云南巡按使任公

命，任富民等十六县棉业调查委员，对富民等十六县植棉的气候、土壤等条件进行普查，并由段居执笔写成《富民等十六县棉业报告书》一份。从后来收入段居著述的《松月楼杂作》一书中的《富民等十六县棉业报告书自序》和长达 9300 字的调查日记（段居称之为“长征日记”——编者注）来看，段居对这次棉业调查十分重视而认真，“仅有仆一人，马一匹”，行经十六县，历时 5 个多月，沿途跋山涉水，日晒雨淋，饥寒交加，有时道路艰险，乘马失足，坠于马下，受伤数次。有时经过热地方，“饮水有毒，复多瘴疠得奇疾，十仅一免”，十分危险。可谓历尽坎坷，最后还是圆满完成了棉业普查任务。段居在调查棉业的同时，对沿途的民间疾苦，地方的风土人情也很关注，有的还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次十六县棉业调查丰富了段居的社会知识，特别是目睹僻远地区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患疾无医药的悲惨生活，常常唤起段居的恻隐之心。这对他后来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1916 年秋，段居到坐落在宝珠山麓的昆明西乡高等小学任教，并兼任义声报撰述。段居文思敏捷，文风朴实，深得同仁尊重。因此，他在义声报兼职直到民国九年（1920 年）冬才结束。1917 年，段居又迁讲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因父亲去世并已在家中封柩一年，需要入土安葬，这年岁暮，段居归故里安葬父亲。转眼进入 1918 年。适逢省里举行第二届议会选举，当时，还在老家耽搁的段居被选为省议会议员，这年冬十一月晋省开会。

不久，因当时南北分崩，国乱未已，海内志士云集沪上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以事调解，云南省也选派代表五人赴会，段居作为云南省五个代表之一，于 1919 年冬抵沪参加会议。全国各界联合会散会之后，段居等人便取道北上至燕南，下适杭州，亦曾赴粤一游。正在这个时候，滇督唐继尧电令段居留住港沪办理通讯，段居奉命留住港沪，直至 1920 年夏天方离沪回云南。

1920 年秋，段居出任云南实业厅实业公报主任编辑，年底

告假归故里。1921年春携眷返省，僦云兴巷马氏楼。刚安顿好眷属，段居又奉派回迤西调查牲畜业发展情况，这年冬十一月调查结束，返省报命。刚好段居的省议员任期届满。

段居在担任省议会议员的四年中，所提交省议会的提案大多是为民请愿，并建议兴办实业，以期富国以苏民困。例如，当时法国在安南河内举办博览会，段居便建议请派省议员二人，参观河内之博览会。建议云：窃思人民切身问题，无过于衣食，而实业为衣食之大源。赴河内留心考察，以改进我滇实业，盖百闻不如一见，而攻玉宜借他山，如能举行，千七百万同胞，实利赖之。

又如段居所提之“剔除募兵流弊建议案”，也颇得民心。当时实行的以募兵充兵役之做法弊端甚多，如：雇兵一员，每户压派兵款二元、三元或十数元不等，所以每募兵一次，每县无形中损失不下数千元，小民之疾首蹙额、敢怒而不敢言者众。况且募兵委员在募兵时受贿，其贿我者，虽懦夫亦可入籍，否则虽壮丁亦终摒弃。加上年年不旱则洪涝，盗贼横行、灾害并至，生计艰难，哀哀小民，其何以堪。故请议会剔除募兵流弊，以解民于倒悬。

又如段居所提之“拆毁省会城池以兴各项要政建议案”，也颇符合时代发展，利国利民。此“建议案”的大意是：变无用之物，做有用之材，售城墙砖及城垣地基，招收昆明之农民来拆，日付工资，以济农作歉收之困，将墙砖地基价款，用于开办昆明纺织厂，既供民衣，又购农棉，两得其利，还能充实国库。

时隔83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看段居当年所提之上述议案，仍觉得颇合常理，颇合时代进步之要求。段居当年真不枉为一任议员啊。

### 三

1921年冬，段居的省议员任期届满，专任实业厅事。1922年，段居兼民治报编辑及昆明市政公所参事，直至1925年春。

1925年2月，段居奉檄知牟定，3月抵任。段居怀一腔匡世济民之志，内修政理，外扶民心，他在诗中表示：“百里封疆政尚宽，与民同乐便心安”。他修牟定县署，到黑琅井考察盐业，到郊野踏勘庄稼，体察民情，颇得民心。但也许是段居的命运多迁逆。这年年底，段居被谗而罢官。事情是这样的：那些年，迤西匪首杨天福作乱，县里派兵缉获杨天福之妻，并上报省督军听候处置。此时，段居因公事赴省会昆明，牟定县司法科科长某某暗受贿赂，放走了杨天福之妻。牟定县的其他官员生怕承担责任，诬陷说：是段居示意放走杨天福之妻。省政当局信以为真，认为段居作为一县之长，必然知晓内情，遂将段居拘捕候讯。1926年春又改候讯为递解大理。

1925年秋，迤西剿匪总司令官陈荫生率步兵第三、第五、第二十三团西上，次第荡平迤西之乱，复划迤西全境为三个剿匪区域，各团团长沙分别兼三个区的剿匪指挥官，其第一区以大理为中心，指挥官系步兵第五团团长沙欧阳和庭兼任。欧阳和庭来大理后，详细了解了段居蒙冤的详情，于1926年10月26日断然将段居解救出冤狱，并授以第一区剿匪指挥部谘议官，跟随欧阳和庭奔走于戎马烟尘之中。1927年末，原来的步兵各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后援军三师，欧阳和庭先后任过师长、师部秘书长。不久，北伐后援军归并国民革命军第38军，欧师长解职，出洋游历，段居亦退隐，客居大理古城。

1928年，段居应乔后盐井场长何惠苍之邀，赴乔后盐井辅助场长料理场务。按约定，段居半日治事，半日休闲。这年春，段居在乔后井与洱源李性恒相逢。李性恒与段居于1918年

同时被选为第二届省议会议员，颇称相知，别后两人都饱经忧患。二人相见，同病相怜，悲喜交集，以为往后可以长久相处。殊不知，二人晤面不久，李性恒便病故。段居前往吊唁，并为李性恒书一挽联曰：“遘难几回，得见面岂非幸事；抚棺一痛，问知心尚有何人？”表达了痛失故知的心情。

1931春，何惠苍解去场长职务，段居便退而为商。他所立盐号叫“愚记”。开张那天，段居所撰写的店铺联为：“愚如我直合商隐，记得宦途来怪风”。显然，在牟定任县长时遭受冤屈的阴影仍笼罩在段居的心头。

#### 四

段居从小受伯父和父亲的影响，喜欢吟诗作对（联）。1914年，段居从昆明矿业学校毕业留校任教，四年中他除撰写了《滇事大凡》一书而外，还于1916年6月将所写的其他诗文汇编成册，取名为《守愚稿初编》，交云南开智公司印刷出版，时年25岁。云南矿业学校的校长缪尔纾为《守愚稿初编》写的序中说：段居，“其学文虽后于余，而力之果，气之锐，匪惟从学诸子中所未有，即余亦且弗及，诚可畏之后生哉。”并指出：“以守愚之勤且敏，固能自得师者，即其不自足而殷殷请益，足以知其方日进而未已。”知学生者莫若师长。“其方日进而未已”，这话正被缪尔纾所言中，《守愚稿初编》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12月，段居的又一本诗文集《松月楼杂作》出版。1919年以后，段居所写的诗，由他自己亲手誉写并编为《松影山房诗初集》上、下卷。因各种原因，《松影山房诗初集》上、下卷未能出版。现在，云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存有段居的《守愚稿初编》、《松月楼杂作》和手抄本《松影山房诗初集》上、下卷，下卷里还附录了《松影山房联话》。段居还著有《嚶嚶集》、《滇事大凡》等。从编入《松月楼杂作》中的《滇事大凡自序》一文来看，《滇事

大凡》共四卷十九目，内容包括云南的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名人异闻、省县沿革、大事记等等，这实际上是一部四卷本的“云南风物志”。

段居的诗文现在编者读到的共有 280 多首诗、各类文章共有 38 篇，选入这本《段居卷》中的诗有 147 首、文章 33 篇。并按编年体例分别将所选诗、文依次辑录起来。段居的楹联对仗工整，寓意丰富深刻，编者从《松影山房联话》中筛选了一部分，附于文选部分末尾。这些诗文反映了段居一生的思想和经历，也表现了民国前期云南和大理地区的部分社会现实和黎民百姓的遭际命运。

1915 年 12 月 25 日，云南军政府宣布独立，组成讨袁“护国军”，袁世凯派兵四个师三万余人，三路进攻云南，后来，西南军阀内部也发生了粤桂战争。南北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盘踞在云南各地的兵匪乘时局混乱，抢掠民财，再加上自然灾害频仍，民不聊生。这些境况在段居的许多诗中都有反映，例如：

啸聚山林贼，明目据通遼。白昼亦劫人，城池尚可危。  
城外思内迁，城内思外移。

嗟我一贫村，焚掠逾十回。虽有烬余屋，日夜不敢归。  
馥粮早食尽，草根难疗饥……路上无人迹，田园多草莱。  
(《客持尺素书》)。

贼氛弥漫势难图，天险犹危古叶榆……，震余庐舍村村燹，劫剩田园处处芜（《贼氛》）。……何况贼披猖，气焰如猛虎。见形犹失魂，……田野绝农歌，村墟不闻杵。衣冠尽沫猴，城市无商贾。食绝鹑衣单，流离无定所。沟壑与丘陵，饿死知几许……（《滇西四郡平乱纪闻》）。

从这些诗中，不仅可以看到匪患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引发人们去思考：贼寇猖獗，以至“田野绝农歌”、“城市无商贾”，国民政府怎么不管？那些拿了俸禄的官吏哪去了？“自古兵匪是一家，”兵是政府的专政工具，那政府对匪患不闻不问的原因，岂不是不言自明了吗？所以，这些诗暗藏着对置老百姓倒悬于不顾的官僚政府的揭露和谴责。

段居出身寒门，从小就体验过老百姓生活的艰辛，因此他对老百姓的不幸遭遇、老百姓的长年疾苦，都异常关注，十分同情。这在《榆夜十首》中表现得很充分：“天灾屋震倒，寇火更无情。十室九成空，百死逃一生。怜人还自怜，不禁泪盈盈。”

1918年夏，段居从省城回故乡省亲，四月十八日，作者的故乡发生了一场罕见的洪灾。洪水还没退去，段居就心忧如焚，踩着泥泞去踏勘。眼前，到处是洋洋洪水泥沙“埋尽豆与麦，扫及新插禾”；有些村庄“庐舍毁横流，其人死湍激，五尸暴村坞，村人哭尸侧”；眼下遭了洪灾，“今年不丰收，明年不饱食，老农长叹吁，两行珠泪滴”。看到这些情景，作者说：“人哭我心悲，苍天何太刻。驰书告有司，请筹善后策。”不仅同情父老乡亲的不幸遭遇，还要报告给官府，请求尽快采取妥善的救赈措施。由同情老百姓转而要为他们摆脱困境图谋良策，要为老百姓多办点事，这在段居的诗中多有体现。比如，他任牟定县县长时，一到任，就“髻阳初下车，首重和百姓。百姓既和亲，次第理庶政。足迹遍穷乡，悉心考利病”，因此赢得了老百姓的称赞：“金曰我使君，爱民如性命”（《榆夜十二首》）。特别是他经历了人生的浮沉，亲身体验了乱离的苦痛之后，对老百姓更为同情了，拯救百姓于水火的愿望也更为强烈了。“老眼几回观世变，仁心一片悯黎民”（《步石禅师赋二律原韵》）；“仁心禹稷思饥溺，遍地创痍待抚存”（《邓幼谷来宰大理》）。面对“世乱盗蜂起，风鹤日数惊”（《榆夜十二首》）的时局，诗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书生亦